



[英] 哈代 (Hardy, T) 著 师华 译

苔丝

下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哈代 (Hardy, T) 著 师华 译

苔丝

下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苔丝/(英)哈代(Hardy, T.)著;师华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409—0

I. ①苔… II. ①哈…②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02 号

苔丝

著 者	(英)哈代(Hardy, T.)
译 者	师 华
责任编辑	曹 静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409—0
定 价	47.80 元(上、下册)

第三十一章

苔丝在第二天给她的母亲写了一封最动人、最迫切的信。等到周末她的信得到了回音。回信是琼·德贝菲尔用她那散漫不拘的上个世纪的书法写的：

亲爱的苔丝：

我写这几行字给你的时候，托上帝的福，身体很好，我希望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也很好。亲爱的苔丝，我们听说你这回真的不久就要结婚了，大家没有不喜欢的。不过关于你那个问题，苔丝，我嘱咐你一句话：千万不要把你从前的苦恼向他吐露一个字。我从前可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你父亲呀，他那个人啊，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命不凡，也许，你的意中人也是这样。许许多多的女人——甚至包括最高贵的女人——都曾有过自己的那份苦恼。既然人家都不声张，你要去声张什么？哪个女孩也不会这么傻，特别是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还压根儿不是你的过错。你就是问我五十遍，我还是这样回答你。另外，我早就知道你生性天真，那么单纯，心里老藏不住话，所以，你临走的时候，我为你的安乐着想，硬要你向我保证今后绝不以言语行动泄露那事。你离开家门时也曾郑重作过保证。这个问题及你即将结婚之事我都未对你父亲说明，由于他禀性多言，怕他到处乱讲。

亲爱的苔丝，打起精神来吧。我们知道，你们那一带没有什么酒，而且味道也不好，所以，你们结婚时，我们打算把一大桶苹果酒送给你们。现在不多写了，代向你的未婚夫问好。

爱母

琼·德贝菲尔字

“哦，母亲，母亲！”苔丝喃喃道。

她从字里行间看出德贝菲尔太太生性乐观，天大的事放到她身上都像没事一样。母亲对人生的看法和苔丝不同。那件深藏心中、困扰苔丝的往事，对于母亲不过是一件过眼云烟一般的偶然事件。但是不管母亲是怎么想的，她出的主意也许是对的。看来为了意中人的幸福，那件事最好是一字不提，那她就一字不提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稍微有点权力左右她的行动的，只有她母亲一个人，她被母亲的命令稳定下来了，苔丝也就觉得安定些了。责任转移了，她的心里觉得比前几个礼拜轻松些了。她答应了克莱尔以后，跟着就到了从十月份开始的晚秋时节。在这些日子里，她的心情非常愉快，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她长了这么大，哪个时候也没这么快活过。

她对克莱尔的爱，几乎连一丁点儿尘俗的成分都不掺杂。她五体投地地崇拜他，认为他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觉得凡是哲人、导师、朋友所应有的学问知识，他没有一样不完备的。她看他的全身，到处都是十全的男性美。他的灵魂就是圣徒的灵魂，他的智慧就是先知的智慧。她对他的这种爱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所以她觉得自己也高贵起来，仿佛戴了王冠。而他对她的爱呢，在她看来，是一种同情，促使她披肝沥胆、赤诚奉献。有时，他发现她那双虔敬的大眼睛深不可测地盯着他，仿佛她在眼前看见了一种永恒不朽的东西。

她把过去扔掉了——用脚踩它，把它消灭了，仿佛踩熄了一块正在燃烧的还有危险的煤。

她从来没想到过在像他那样恋爱时男人竟能那样无私、殷勤，那样体贴入微。在这方面安琪儿·克莱尔跟她的预期相差很远，实际上是远得出奇。他实际上是精神的成分多，动手的本能成分少，很能控制自己，毫无粗野霸道的习气。他并非生性冷淡，却也不是热情洋溢，而只能算是神采焕发，并不像拜伦，而倒更像雪莱。他能拼命地去爱，但是他的爱特别容易偏于想象，流于空灵。这是一种严谨细腻地情感，宁愿委屈自己，也要小心保护情人。在这之前，苔丝与男性交往的那点经历，一直使她为之寒心，这一回真使她感到惊喜万分。她一反过去对男人的愤恨之心，转而变成了对克莱尔的无限敬仰之情。

两人坦诚相交，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毫不忸怩做作。她光明正大地信赖他，一心想和他在一起，毫不掩饰。一般男人总是喜欢女人那种扭扭捏捏的态度，但是她从心底觉得，如此一个完美的男人，既然自己已经正式承认爱他，这种态度就会使他倒胃口，因为有故作姿态之嫌。

按照乡下的风俗，订了婚的男女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户外相互为伴，她只知道这种风俗，所以她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离奇的地方，克莱尔起初觉得这样做似乎有点儿急不可待，到后来看到她跟奶场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便也安下心来。于是他俩便常在十月的风景绮丽的午后在草场里漫游。他俩走过曲折的小路，路边是泉水叮咚的支流小溪。他们在一座座的小木桥上跳过来跳过去，所到之处都有清泉鸣响。流水声伴着他们的喁喁低语。这时，夕阳的光线几乎和牧场平行，在大地上形成一层花粉般的小雾团。但是在树阴和篱影下面，却能看见一片片的蓝色浓雾。太阳和大地非常接近，草原非常平坦，因此克莱尔和苔丝的影子，就在他们面前伸出去有四分之一英里那么远，看起来好像两个很长的手指头，遥遥指点前面一片跟谷边斜坡相连的平原尽处。

到处都有人在干活，因为这是“清理”牧场的季节，也就是说，把冬天浇地用的小沟渠疏通好，并把沟旁被牛踩塌了的坡岸修整好。一锹一锹的土壤，都像墨玉一样乌黑，本是过去河流跟这整个山谷一样宽时，就冲到这里来的，如今已成为土壤中的精华。这些从过去的原野上冲积下来的泥土，经过浸泡、分解和发酵，变得异常肥沃，因而长出丰盛的牧草，喂出肥壮的牛群。

克莱尔当着这些挖渠工人的面，大胆地用手搂着她的腰，装出一副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中亲热的样子，其实他和她一样腼腆。她那时微张着嘴，斜眼偷偷看着那些干活的人，像一只胆小的动物。

“你当着他们的面，承认我是你的女人，不感到丢脸吗？”她乐滋滋地说。

“哦，不会！”

“但是，若是传到了埃敏斯特你家里人的耳朵里，说你跟我这样一个挤奶女工——”

“天下最迷人的挤奶女工。”

“他们会觉得，这有伤他们的体面。”

“我亲爱的姑娘，德伯维尔的小姐会有伤克莱尔家的体面！你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这是我要打出的一张王牌。我暂时保留起来，等我们结了婚，再从特令厄姆牧师那儿搞到你出身的证据，看那精彩的结果。因为，我将来的生活，和我家里的人，要完全隔绝——连他们在表面儿上，都受不到我的影响，咱们将来要离开这一带地方——也许还要离开英国哪！那样的话，他们这儿这些人，随便说咱们什么话，于咱们又有什么关系？你愿意跟着我去，不是吗？”

她仅能说出一个“愿意”作为回答，因为一想到要做他亲密的伴侣跟他走遍天涯海角，她心里便掀起了太大的激情。她的感情几乎像浪涛的泡沫充塞了她的耳朵，冲击着她的眼睛。她把手放到他的手里，两人走到一座小桥上。桥下的水面上，太阳像熔融的金属一般耀眼，虽然太阳本身被桥身遮住了看不见。他们在那里站住，就看见一些毛茸茸的和长羽毛的小脑袋冒出平滑的水面，但它们发觉打扰它们的东西站在那儿没动，没有走过去，便又缩了回去。他们在河边流连忘返，后来起了雾，雾气在他们身旁缭绕（在这个季节的黄昏是来得很早的）。夜雾落在她的睫毛上，凝成细细的水晶颗粒，也落在他的眉梢和发际。

礼拜六他俩散步得更晚一些，天已黑尽还不肯回家。他俩订婚后的第一个礼拜天黄昏，牧场也有人在外面停留，便听见了她那激动的话语声。虽然太远，听不清内容，却分明感到她由于兴奋喜悦，说话有点断断续续。他们注意到她倚在他的手臂上喁喁地说着，由于心跳太厉害，一个字还要断成几个音节。有时，她还心满意足地一声不吭，偶尔又低声发笑，这是她发自内心的笑声——一个女人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待在一起，而这男人又是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的，这时，她发出的正是这种笑声——这是天地间东西都不能比拟的。他们注意到，她走起路来脚步轻快，宛如似落未落的小鸟轻轻掠过水面一般。

苔丝对他的爱情，现在已成了她血肉之躯的生命力，使她粲然生辉，过去的悲哀的阴影被照得不见踪迹，坚持对她进攻的阴郁的幽灵——怀疑、恐惧、忧郁、烦恼、羞耻——也被一一击败。她知道他俩就像嗷嗷待哺的野狼，可她却有非凡的符咒把它们镇服在饥渴之中。

精神的忘却和理智的记忆同时并存。她虽然身处光明，但明白暗中老有一些黑魃魃的影子，在那儿蠢蠢欲动。它们每天或许前进一点儿，或许后退一点儿，不是进就是退，天天如是，从不消失。

有一天黄昏，奶场里其他的人都走掉了，苔丝和克莱尔只好守家。两人谈着话时，她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和他那欣赏赞美的眼光相遇了。

“我配不上你——不，我配不上你！”她从矮凳子上跳了起来，冲口而出叫道，似乎是为他的欣赏赞美和自己因它所感到的欢乐吓坏了。

克莱尔把她兴奋的全部原因，认作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所以他就说——

“我不许你再说这种话，亲爱的苔丝！你以为，一个人会不费什么事，运用一套没有价值的习俗礼仪，并不算有高贵身份，而是那些真实、诚恳、公

正、纯洁、可爱、有美名的人——就像你这样才成啊，我的苔丝。”

她不禁想哭，却竭力忍住了。这些年来她在教堂里曾多少次为失去了那一连串优秀的品质而感到遗憾痛心呀！而现在他偏偏提起了它们，这有多么奇怪！

“我十六岁的时候，你怎么不留下来跟我相爱呢？当时，我和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住在一起，你还在草地上跳过一回舞——哦，你怎么不留下，怎么不留下呀！”她说道，猛地握紧了手。

克莱尔开始安慰她，让她消除疑虑，心想，她是一个多么喜怒无常的人啊，当她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该怎样精心地爱护她啊。

“啊——当初我为什么没留下呢？”他伤感地说，“我也是这么想呀。我当时要是知道就好了！不过，你也用不着后悔呀——有什么值得这么后悔的呢？”

她出于女人掩饰的本能，又急忙改口说——

“那我就可以多得到四年的爱了。那样一来，我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光了——我就可以多享受四年的幸福了。”

这不是一个陷于烦恼之中的水性杨花、行为老练的女人，而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不过二十一岁，曾在未成熟的年代，像一只小鸟落进陷阱被人逮住了。为了使自己更彻底地平静下来，她从小凳子上站起身来，离开房间，走的时候，裙子把小凳子绊倒了。

他继续在欢跳的火光前坐下去。那火是从放在炉桥上的一束绿色的白杨枝上升起来的。树枝快活地哗剥着，枝汁在枝末啞啞地冒着气泡。她回来时已恢复了平静。

“难道你不觉得你有点喜怒无常和冲动吗，苔丝？”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一面给她往凳子上放了一个垫子，让她坐好，自己也在她旁边的一把长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刚想问你一件事，你就跑开了。”

“是的，也许我是有点喜怒无常。”她低声说道。她突然凑到他跟前，一只手抓住他的一只手臂。“不，安琪儿，我并不真的那样——我是说，我并非天性如此！”为了进一步向他证明自己的说法，她坐在了他身旁的长椅上，把头靠在克莱尔的肩边。“你想问我什么——我一定回答。”她又温顺地说下去。

“好了，你爱我，你也同意跟我结婚。那么就有了第三，‘什么时候结婚？’”

“我愿意像这样过下去。”

“不过我可得打算到新年——或者再晚一点儿——就开始我独自经营的事

业啊。我想在我还没让新事业里种种杂务缠住了身子的时候，就把我的伴侣先弄到手。”

“不过，”她怯生生地问，“说得实际一点，你把事情先干起来再结婚，不是更好吗？——不过你一走，把我丢在这儿，我也受不了！”

“你当然受不了——而且这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事业的开创阶段，我有许多地方需要你的帮助。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呀？从现在算起，再过两个礼拜怎么样？”

“不行，”她说，严肃了起来，“我还得先考虑许多问题。”

“但是——”

他轻柔地把她搂到身边。

近在眼前的结婚的现实反倒是令人害怕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进一步讨论，奶牧场主克里克、克里克太太和两个挤奶姑娘已经绕过长椅来到屋内的灯光里。

苔丝像皮球一样从他身边蹦了起来，脸红了，眼睛在灯光里闪耀。

“我早就知道，跟他坐得那么近会闹出什么结果！”她懊恼地嚷道，“我早就对自己说过，准会有人撞来当场看见！可我并没有真正坐在他的膝上，尽管别人看上去好像是这么回事。”

“唉——屋里这么点亮，你要是不说，一定看不见你们坐在哪儿。”奶场主回答说。接着他又用丝毫不懂男女之情的无所谓态度，对他妻子说，“呃，克利斯蒂娜，从这桩事上可以看出，有些事情，别人没有想到时，不要以为人家想到了。我呀，要是她不说出来，我一点儿也想不到她坐在哪里——怎么也想不到。”

“我们立即就要结婚了。”克莱尔说，摆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啊——真的吗！我听了这话，心里真高兴呀，先生。我早就想到你要这么办的。她太好了，当个挤奶工可惜了——我头一天看见她，就这么说过——她是值得男子汉追求的，而且可以做一个农场主的出色的贤内助。有了她在身边你就再也不会让管家随意摆布了。”

苔丝却不知怎么不见了。克里克的笨拙的赞美使她不好意思，而跟他进来的那两个姑娘的眼神也叫她紧张。

晚饭后，她回到自己房间时，另外几个姑娘全都来到屋里了。烛光下，每个身穿白衣的姑娘都坐在自己的床上，等候苔丝，像是一排等待复仇的鬼魂。

但她很快发现，她们心里并没有什么恶意。她们从来没指望会得到什么，

因而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损失。她们抱着一种实在的、观望的态度。

“他要娶她了!”蕾蒂目不转睛地盯着苔丝,嘟哝着说,“看她的神气,不是明摆着嘛!”

“你是要嫁他吗?”玛丽安问。

“不错。”苔丝回答说。

“什么时候?”

“还没定哪一天。”

她们觉得,这句话只是遁词罢了。

“是的——要嫁给他了——一个绅士!”伊兹·休特重复着。

三个姑娘鬼使神差一般,一个接一个地从自己的床上下来,光着脚来到苔丝身旁,围着她站着。蕾蒂把双手搁在苔丝的肩上,好像是觉得女伴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现在得摸一摸,看她是不是一个实体,另外两个女伴就用双手搂着她的腰。三个人都仔细看着她的脸。

“确实像真的!几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真!”伊兹·休特说。

玛丽安吻了苔丝一下。“是真的。”她收回嘴唇时说。

“你这是因为爱她还是因为别人的嘴在那儿碰过?”伊兹·休特接下去对玛丽安干巴巴地说。

“我并没往那方面想,”玛丽安简单地说,“我只觉到,这件事稀罕——要给他当妻子的,不是别人,偏偏是她。我一点儿也没说这不应该,我们连一个说这不应该的都没有。因为我们本来都不过是爱爱他就完了,谁都没想要嫁他。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嫁他的偏偏不是别人,不是千金小姐,不是穿绫罗绸缎的阔人,偏偏是和我们一样的她!”

“你们当真不会因为我要嫁给他而恨我吗?”苔丝低声说。

她们一时没有回答,一个个穿着宽松的睡衣紧挨在她身旁,仿佛觉得可以从她脸上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蕾蒂·普里德尔喃喃说,“我倒是想恨你,可又恨不起来!”

“我也是这样。”伊兹和玛丽安不约而同地说,“不知怎的,我对她恨不起来就是恨不起来!”

“他是应该在你们中间娶一个的。”苔丝低声说道。

“为什么?”

“你们都比我好。”

“我们都要比你好?”姑娘们放低嗓子慢慢地说。“不!不!亲爱的苔丝!”

“的确!”她感情冲动地提出反驳,突然挣脱了她们的拥抱,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伏在五斗柜上断断续续地重复道,“啊,的确,的确,的确。”

既然一下哭开了,就一发而不可收。

“他应该在你们中间选一个!”她大声嚷道。“我看,就是到了这一步,我也应该迫使他这么做!还是你们嫁给他好些,比——我这是在说什么呀!哦,哦!”

她们走到她跟前,把她抱住,但她还在哽咽,像要把她撕裂似的。

“拿点水来!”玛丽安说,“我们让她不安了,可怜的东西,可怜的东西!”

她们轻轻把她扶到床前,热情地吻她。

“你配他最合适不过了!”玛丽安说,“你比我们更像个小姐,更有学问,特别是又向他学到了那么多东西。不过,你应当为此而得意。你一定很骄傲,我相信!”

“是的,我是很骄傲,”她说道。“我居然忍不住哭起来,好难为情啊!”

她们都上了床,灯也灭了,玛丽安对她小声说道——

“你与他结婚之后会想起我们的吧,苔丝?你会想起我们告诉过你,我们有多么爱他吧?你会想起我们不愿恨你,没有恨你,也恨不起来吧?因为你是他自己选中的,而我们又没有被他选中的希望。”

她们并不知道。苔丝听了这番话,辛酸、悲痛的泪珠儿又止不住滚滚而下,刷刷地滴到了枕头上。她肝肠欲断,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全部身世向安琪儿·克莱尔和盘托出,这会儿也顾不着母亲是怎么告诫的了,让母亲去说她是傻瓜好啦,假若那个她为之而活着和呼吸着的人要瞧不起她,就让他去瞧不起吧!她不愿再保持沉默了,因为那也许被看做是对他的背叛,也多少是辜负了这几个女伴的信任。

第三十二章

抱着这种悔恨的心理，她一直不肯指定结婚的日期。虽然他曾在最诱人的时刻多次问她，但是到了十一月初，婚期仍然悬而未决。苔丝似乎愿意永远处在订婚阶段，一切都和现在一样。

草场如今已发生了变化，但还暖和得可以在午后挤奶之前出去逛逛，而在这种季节，奶场工作也能空出一点闲逛的时间。他俩从潮湿的泥地上迎着太阳望去，可以看到阳光下有一片片闪亮的游丝飘荡，如海上的片片月光。无数蚊蠓从这道亮光里穿过，也放出光辉，好像体内包含火焰，然后飞过一道光亮，就倏然消失。对这处短暂的荣光，它们本身毫无知觉。两人常在这些景物里徜徉，他这时总没忘记提醒她婚期还没定下。

有时，他就在晚上催她定下婚期。因为克里克太太常常凭空想出一些事，叫她晚上出去办，好给他机会陪她去。这些事多半是上谷外山坡上的农舍里，去探问送到干草场院里那些快要生产的母牛是什么情况。因为那正是一年之中母牛的生活大起变化的时候。天天都有一批一批的母牛，送到这个产科医院里，吃干草过日子，让它们在那儿生产小牛，小牛生出来以后，一能够走动，就把它们母子一齐赶回牛奶场。小牛没卖出去以前，当然没有许多的奶可挤，但是只要小牛一卖掉，挤奶女工们就又得照常工作了。

有一天晚上，他们又出去了一趟，回家的路上，来到一座高耸的砂砾峭壁，俯临一片平野。他们停住了脚，静静地听着。眼下，溪里的水都涨得很高，哗哗地漫过水堰，淙淙地穿过涵洞。就连最小的水沟，也是满满的水。哪里都没有近路可抄，过路行人只得走铁路，从下面整个昏暗的山谷中，传来一片纷杂的响声，他们仿佛觉得，下面有一座大都市，这嘈杂的声音，正是城里的人在那里吵吵嚷嚷。

“似乎有千千万万的人，”苔丝说，“在市场上开大会，在那儿辩论、布

道、争吵、哭泣、呻吟、祈祷、咒骂呢！”

克莱尔对此却并不特别注意。

“今天克里克同你提起过吗，亲爱的，冬天里，他的牛奶场上不需要多少人手了？”

“没有呀。”

“母牛很快就要不出奶了。”

“是的。昨天有六七头进了干草场院，前天也有三头，连同原来有的，等着下小牛的母牛差不多有了二十头。哦——一定是奶场主不用我帮他照料下小牛的活儿了吧？唉，这里不需要我了！而我还一直非常努力想——”

“克里克并没说一定不要你，不过他知道咱们两个的关系，所以他曾非常和气、非常尊敬地对我说过，说他想，圣诞节我离开这儿的时候，要把你带走吧。我问他，没有你他怎么办，他说，说实话，一年里头，这会儿只要有很少的女工就成。他这样一来，你不想走也得走了，所以我听了他这个话，很有些高兴，不过，听了这种话会觉得高兴，未免有点儿罪过吧。”

“我觉得你确实不应该，安琪儿，因为失业毕竟是叫人难受的事，虽然同时也有些方便。”

“是的，的确有些方便——你承认了。”他把一个指头放到她的脸颊上。“啊！”他说。

“什么？”

“我都摸到一朵红晕飞上你的面颊，被我捉住了！我干吗这样说笑话呀？我们不可玩笑——人生太严肃了。”

“是的。也许我比你先明白这一点呢。”

当然，她心里正感到人生的确是严肃的。她心里想，如果她按照自己前天晚上的感情行事，拒绝和他结婚，并且离开这个奶场，那她就得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不能去奶场。因为那时正是母牛产仔的季节，没人雇挤奶的女工。她去的地方，就得是一处种庄稼的农场，在那里再也见不到安琪儿·克莱尔这样天神一般的人了。一想到这儿，她心里很不愿意，至于回老家，她就更不愿意了。

“所以，说正经的，最亲爱的苔丝，”他接着说道，“既然你可能到了圣诞节就得离开这儿，那么，从各方面看，最可心、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你自己许给我，让我把你带走。再说，假如你不是一点心眼也没有的话，你总该知道，我们不能永远这样活下去。”

“我倒希望总像现在这样。我希望永远是夏天和秋天，希望你永远在追求

我，永远在爱恋着我，像整个夏季那样。”

“我会永远这样的！”

“哦，我清楚你会的！”她叫了起来，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对他有了强烈的信心。“安琪儿，我要决定一个日子，从那天起我就永远属于你了。”

于是，就在那天夜晚归来的路上，在前后左右无数条沟渠的淙淙流水声中，他们终于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他们一回到牛奶场，就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克里克夫妇——不过一再嘱咐他们保守秘密，因为两个情人都希望，婚事尽量不要张扬出去。奶场主本来考虑不久就把她辞退了，现在又显得非常舍不得放她走了。他怎么撇奶油呀？谁来给他做那带装饰的黄油团子，卖给安格尔伯里和桑德伯恩的太太小姐们呢？克里克太太给苔丝道喜，说总算再不用迟疑不决了。还说，她头一回看见苔丝，就算准苔丝绝不嫁一个平常下力干活的乡下人；说苔丝刚来的那天下午，她看见苔丝走过场院的时候，是那样高雅尊贵，她当时完全可以打赌，说她是大户人家出身。实际上克里克太太的确记得苔丝初到时她曾觉得她文雅秀丽，至于“高雅尊贵”，那恐怕是借助于后来对她的了解，再加以想象臆造出来的。

苔丝现在悠悠荡荡，恍恍惚惚，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话已经说出口了，婚期已经定了。她生来头脑清楚，心明眼亮，现在却也变得跟农田上的工人以及那些习于自然现象、少与世人往来的男女一样，信起命运来了：她的情人说什么，她也老老实实在地答应什么，一点儿不加考虑，这就是苔丝现在的心情。

可是，她却给母亲又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通知结婚的日子，实际上是再次恳求她出个主意。要娶她做太太的，是一个有身份的上等人。这一点，她母亲也许还没有充分考虑呢。若是待到婚后再作解释，那么，也许一个比较粗鲁的人能够宽宏地接受，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情况也许就不同了。然而，这封信发出之后，却没有收到德贝菲尔太太的回信。

安琪儿·克莱尔虽然对自己、对苔丝都说从实际考虑必须马上结婚，说得似乎理由充足，但是这一步骤，实在有点草率，这到后来看得越发明显了。他很爱她，但他的爱也许偏于理想，耽于空幻，不像她对他那样热烈，那样彻底。他本来以为，他注定要过一种不大用脑的田园生活，却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样的场景中找到这么一个质朴而迷人的姑娘。天真淳朴，本来只是说说而已，他来到这里之后竟真被它深深打动了。可是那时他对于自己未来的道路看得还很模糊，认为要一两年之后才能大体认为生活已经开始。其中的

道理出于一种感觉：他是由于家庭的偏见才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让自己的事业和角色都带上了铤而走险的色彩的。

“你说，等到你在英国中部的农田上，完全安置好了以后，再办这件事，是不是更好？”她有一次怯生生地问。（那时他正想在中部办农场。）

“说真的，我的苔丝，不论把你放在任何没有我的庇护和关心的地方，我都是不会情愿的。”

到目前为止这说法是很合理的。他对她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她已经学会了他的神态和习惯，语言和用词，学会了他的爱憎情感。这时若再把她留在农场上便是让她倒退，让她跟他逐渐脱离。他还有一个理由要带着她。在他把她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成家立业之前（无论是在英国或是在殖民地），他的父母自然想见她一面。既然他不允许父母的意见左右他的决定，那么他觉得，趁他在准备起程创业的时候，先与她在寓所里住几个月。那会对她从社会习俗上适应那番她可能会觉得痛苦的活动有所帮助，即到牧师住宅去拜见他的母亲。

除此以外，他还想稍微见习一下面粉厂的情况，因为将来自己种麦子，也许可以自己磨面粉。井桥有一座古老的大水磨磨坊，从前属于一家寺院。磨坊的主人主动提出过，说克莱尔如果愿意，可以去那里看看那种年深日久的操作办法，并且可以亲手干上几天，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这个磨坊离他们只有几英里路，有一天克莱尔到那里去了一趟，探问一下详情，晚上才回到塔尔波斯。苔丝发现，他决定到井桥磨坊待一些日子。他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并不是因为他真要去考察磨面筛面，而是因为他无意中发现，那里有一座农庄住宅，以前没有破败的时候，曾是德伯维尔家一个支族的宅第，他可以在那里租到寓所。克莱尔总是这样，凭借与实际无关的一时情绪去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决定，结婚以后不到城里住旅馆，而是立刻去那里，住上两个礼拜。

“然后我们就动身到伦敦的另一面去，我听说那儿有几处农庄，我们得去看看。”他说，“在三四月份，我带你去探望我的父母。”

这一类的问题，发生了又过去了，叫人不敢相信的那一天——她要成为他的人的那一天马上就要到了，越来越近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就是那一天了。她就要是他的妻子了，她自言自语地说。真会有这样的事吗？他们两个要结合了，无论什么都不能把他们拆散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两个人共同有份儿了。为什么不能那样呢？然而又为什么能那样呢？

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伊兹·休特从教堂回来，私下跟苔丝说道：

“今天早晨，没念你们的结婚公告呀。”

“什么？”

“今天该是第一次公布，”她静静地看着苔丝，回答道，“你们打算在除夕那天结婚吧，亲爱的？”

对方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公告必须是三次，但现在距离除夕只剩下两个礼拜天了。”

苔丝觉得自己的脸刷得白了。伊兹是对的。当然要公告三次。或许是他忘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得往后推迟一个礼拜了，那可真是不吉利啊，她该怎样提醒她的情人呢？她本来总是退缩不前，现在却突然变得急不可耐了，唯恐失去了自己的珍宝。

幸好一件意想之中的事情打消了她的焦虑。伊兹把没有宣读结婚预告的事告诉了克里克太太，克里克太太就以年长主妇的特殊身份，对安琪儿谈起了这件事。

“你忘了吗，克莱尔先生？怎么没宣布结婚公告哇？”

“没忘，并不是忘了，”克莱尔说。

他刚一单独见了苔丝，就安慰她说——

“不要让她们拿公告的事跟你寻开心。申请一张结婚证对我们可以减少多少张扬，是我决定申请结婚证的，没有跟你商量。因此，你星期天早上去教堂，即使想听也是听不到自己的公告。”

“我并不想听到它，最亲爱的。”她自豪地说道。

不过，苔丝得知一切都安排妥当，心里不禁如释重负。她本来还有点害怕，担心有人听了结婚公告，会端出她的底细，反对这门婚事。事态的发展对她多有利啊！

“我自己不十分放心，”她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倒是事事顺利，但是也许来一阵厄运，把好运都给驱逐而去呀。老天爷就是惯于这样捉弄人的。我反倒后悔，不该不用通常的结婚公告！”

事事都很顺利。她想知道，他是喜欢她结婚时穿在这身最好的白衣裳，还是得去买件新的？这个问题她也不必多操心了，因为他事先都已安排妥了，所以有一天，她收到了一些寄给她的大包裹。打开一看，全是服装。从头上戴的到脚上穿的，样样俱全，其中还有一件精美无比的晨装，在他俩所设想的朴素的婚礼上穿再好也没有了。包裹刚送到，他就进了屋，听见她在楼上打开包裹。

不到一会儿她从楼上下来了，脸上一片红晕，眼里噙着泪水。

“你考虑得多么周到!”她把面颊贴在他肩头上,喃喃地说,“甚至连手套手绢全都有了!我心爱的——你太好了,想得太周到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苔丝,不过是寄了个订单给伦敦一个女商人罢了——如此而已。”

他不愿意让她老去想他如何好,因此就叫她上楼去,去从从容容地试试衣服,如果不合适,好找村里的女裁缝改一改。

她果真回到楼上,把礼服穿上了。她一个人在镜子面前站了一会,端详自己穿上绸子衣服的风韵。接着,她忽然想起了母亲给她唱过的一首有关神秘长袍的民歌——

妻子犯了一回过失,

便永远也穿不了这件衣服,

德贝菲尔太太当时唱得声音非常欢畅,态度非常调皮,脚踩着摇篮当做节拍。要是这件长袍,也像昆尼夫王后穿的那件一样,改变了颜色,泄露了自己的秘密,那可怎么好呢?自从她来到奶场之后她从没有想到过这些歌词。